

王湘圣电影中的移民代际的身份认同研究：以语码为中心

于文诗

韩国外国语大学 韩国 首尔 02450

【摘要】本研究旨在分析王湘圣电影中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第一代与第二代在生活方式与价值观上的差异，通过不同语码的使用及“语码转换”这一沟通方式，聚焦中英文的选择与混用在构建人物身份认同及人际关系的建构方面起到的作用。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解读电影文本中语言选择的模式与意义，对“语码转换”现象的内在涵义进行深度阐释，并结合亚裔美国人研究等文献研究，为分析提供理论框架与基础。

【关键词】王湘圣；移民代际；语码转换；身份认同；亚裔美国人

DOI:10.12417/2982-3846.25.02.017

1 绪论

近几年，随着《米纳里》《瞬息全宇宙》等影片的成功上映，不仅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于亚裔移民生活的关注，也推动了关于亚裔移民代际及身份认同的学术探讨。亚裔美国导演王湘圣（Sean Wang）也通过《NaiNai&WaiPó》及《Didi》两部作品呈现了从台湾到美国的第一代与第二代移民的身份认同的复杂性。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两部电影文本中的语码使用及语码转换研究，深化对亚裔美国人这一特定群体代际身份的理解。

王湘圣的《NaiNai&WaiPó》及《Didi》分别以短片纪录片和剧情长片的形式，呈现了亚裔移民群体在跨文化语境中的生活体验与身份书写。其中《NaiNai&WaiPó》片长约17分钟，聚焦了导演的外婆与奶奶共度晚年的同居生活，展现了第一代台湾移民在文化他乡所面临的孤独处境与情感韧性。而《Didi》作为王湘圣导演的“半自传体（semi-autobiographical）”电影，通过少年Chris与家人的互动，揭示了亚裔家庭内部的代际差异与文化冲突及青春期个体的自我觉醒与情感重构。

在移民代际关系的研究中，王可指出，语言往往是移民家庭矛盾的主要来源，这是由于移民父母对新语言的学习接受程度慢，有些人可能永远达不到语言交流的流利程度，这种语言使用的差异性也促使代际冲突加剧。周敏在研究中强调，移民父母与在美国出生成长的子女之间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本来有很大的差距，再加上语言文化的差距，显得“代沟”尤为明显。Lisa Choi则指出代际家庭冲突是亚裔美国人社区内一个突出的问题，移民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常因语言熟练度差异导致沟通困难。与此同时，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逐渐成为一种双语与多语使用者常见的语言实践而频繁出现在代际交流中。家庭成员在不同语码之间的灵活切换，反映了他们在跨文化语境中的适应与调和，也揭示了语言如何成为情感传递的重要媒介。

2 本论

在世界各国不断变化的电影行业格局中，有两股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全球化”，二是“在地化”对“全球化”的反应，由此引发了越来越多关于电影与“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相关研究。全球在地化是由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地方化（localization）合成而来，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罗兰·罗伯森提出。他强调全球在地化是世界的压缩以及作为整体世界意识的强化。本章在全球在地化的视野下，从电影文本的语码分析出发，探讨王湘圣导演的两部作品中语码对于体现身份认同的作用。

2.1 影片名中的语码体现

影片名作为电影传播的重要节点，在全球在地化战略中发挥着桥梁性作用。而语音是影片命名的重要组成部分，语音既是形式，又是手段。语音使片名做到了“先声夺人”，让人过目成诵，难以忘记，从而将片名不断传播。在全球影视文化交流加速的当下，影片名称既具有“先声夺人”的识别性，又是跨文化再生产的关键媒介。相对于电影这一正文本而言，影片名作为副文本（paratext），在观众尚未进入叙事语境前，即通过语言、文化等方式建构了观影预期。副文本为正文本提供视界和氛围，是正文本的文学生态圈乃至历史现场。

随着全球电影市场的不断扩张与跨文化传播的加深，影片名逐渐成为反映语言意识与文化的重要符号。尤其当片名保留影片主要群体的母语原始发音时，这种命名方式往往超越了单纯的音译层面，成为强调文化根源与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例如韩裔导演李·以萨克·郑（Lee Isaac Chung）执导的电影《米纳里》，片名中的“米纳里”取自韩语里的“水芹菜”之意，是一种在任何水边都可以生根发芽成群的植物。但影片标题采用了韩语原名，而非英语的“Water Celery”，这一命名方式保留了语言的语音原貌，也承载了特定的文化记忆与象征意涵。

在《NaiNai&WaiPó》和《Didi》中，语码的使用首先体现

为一种文化身份的宣言，影片标题直接采用“Nainai”与“Waipo”以及“Didi”的汉语拼音形式，这超越了简单的词汇对应，成为一种强烈的文化身份标识。它避免了英语中“Grandma”，“brother”或“little brother”的泛化称谓，保留并强调中文亲属称谓系统中所蕴含的独特伦理秩序与文化特异性。

2.2 《NǎiNai&Wàipó》中的语码体现

《NǎiNai&Wàipó》是王湘圣导演聚焦 83 岁的外婆跟 94 岁的奶奶，记录了两位老人一起在异国他乡的同居生活。导演尽量还原两位老人的国语对话及体现身份认同的语码装置。如开篇外婆的“Good morning”，再到奶奶演唱的《茉莉花》、两位老人翩翩起舞的国语舞曲《采茶扑蝶》、观看英语电影时感叹的“Oh my god”，对着镜子唱的“Happy birthday to you”，可见在两位老人的日常生活里时而也会少量使用英语。

王湘圣导演在展现二位老人在异国他乡的身份认同时，借用了母语语码歌曲。一首是两位老人弹唱的民谣《茉莉花》（图 1），另一首是跳舞时的背景歌曲《采茶扑蝶》。英国作曲家班托克所言，《茉莉花》“包含着同时能为西方人和东方人的耳朵所接受的优越性”。导演在影片中将华语民谣《茉莉花》融入叙事，使其承担了地方文化再现的功能，但又展现出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

| | |
|-----------------------------|---|
| | <p>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hǎo yì duǒ měi lì de mò li huā 한 송이 이름니운 모리화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hǎo yì duǒ měi lì de mò li huā 한 송이 이름나운 모리화 芬芳美丽洒枝桠 fēn fāng měi lì mǎn zhī yā 이름나운 기시미니 양기기 가득 又香又白人人夸 yòu xiāng yòu bái rén rén kua 향기롭고 새하얀 너를 모두가 칭찬하네 让:我来将你摘下 ràng wǒ lái jiāng nǐ zhāi xià 널 한 송이 꽂아드려 送给别人家 sòng gěi rén jiā 누군가에게 선물하고 싶구나 茉莉花呀茉莉花 mòlíhuā ya mòlíhuā 모리화 이 모리화</p> |
| (图 1) 3:06 姥姥伴奏，外婆演唱《茉莉花》片段 | (图 2) 《茉莉花》歌词 |

2.3 《Didi》中的语码体现

Ruben G.Rumbaut 通过研究发现：在亚裔群体中，基于“家庭母语使用”与“语言掌握程度”两种定义所预算的语言预期寿命差异有限，且前者在某些情境下略高于后者。无论采用何种定义标准，亚裔语言普遍会在第二代移民中趋近消亡。

导演在《Didi》中将镜头聚焦于 13 岁的台湾少年 Chris，具象化展示了 Rumbaut 所描述的语言消亡进程中的微观挣扎。主人公与同辈的姐姐和同龄群体互动时流畅使用的英语，这标志着对美国主流文化空间的融入；影片中母子发生冲突时的语言选择尤其深意：母亲坚守的汉语不仅是本能的无意识流露，更揭示了语言与文化记忆的深层绑定，汉语作为母亲的“情感

母语”，承载着其代际传承的情感结构与价值体系。而儿子以英语构建回应屏障的尝试，既是对个体情感自主性的宣示，也反映了移民二代通过语言重构身份认同的复杂过程。

在甘柏兹对于语码转换的研究中，明确将语码转换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其一是情景型语码转换，其二是隐喻性语码转换，情景型语码转换即交际者随着具体情景要素的转变一如参与者关系、场所或话题的变动而系统性地切换使用不同语言。在家庭这个典型的“中文语境”中，母亲始终坚持使用中文，她试图通过坚守中文，来定义并维系与儿子之间的关系。然而，在争吵中，儿子则打破了这一契约而一直使用英文。

Chris: He started it.

妈妈： 我不管， 你不能打人啊……

Chris: Maybe if dad raised me, I would have been a better son, but no, I'm stuck with you, and you can't do shit.

妈妈： 你敢这样跟我讲话。我这一辈子都是为了照顾你，我每天含辛茹苦为了什么？都是为了你。

Chris: Dad's the one in Taiwan making the fucking money while all you do is just sit at home and draw fucking clouds.……

妈妈： 弟弟， 弟弟， 闭嘴！

Chris: ...You're the fucking embarrassment. I'm ashamed to be your fucking son!

妈妈： 够了！

3 结论

王湘圣导演的两部作品分别以对亲属称谓的拼音命名为《NǎiNai&Wàipó》与《Didi》，从读音上，这些称呼对于台湾家庭是非常熟悉的；从以英文字母拼写的书写方式上，对于西方国家的观众来说又是很亲切的。导演在电影的命题方面成功实现了在地化与全球化相结合的战略。影片中的民谣《茉莉花》与《采茶扑蝶》将语码转换的范畴从词汇层面扩展至更深的层面。这些语码作为内化的文化以及载体，将抽象的身份认同具象化为可感知的、情感性的体验，证明了身份认同不仅依赖于语言的传递，更依赖于这种难以被剥离的文化记忆。在《Didi》中，语码转换则展现了在围观人层面构建情感认同的强大功能。对于移民第二代来说，由母语所界定的最核心的亲属关系与情感联结，依然构成身份认同中最稳定、最内核的组成部分，维系着个体的情感归属感。

综上，两部影片中运用源语言（中文）来维系文化的独特性和情感的深度，同时运用目标语言（英文）来适应并参与更广泛的社会交流，这并非意味着身份的割裂，而是在“全球在

地化”的框架下，标志着一种复合式身份的形成。语码转换帮助移民个体实现三个关键目标：保存文化核心中的自我认同；维系过去与传统的情感连接；以及最重要的一不是被动地在文

化夹缝中求存，而是主动创造属于自己的、融合了多元文化元素的新空间。

参考文献：

- [1] Jayaputra,Natasha:“‘Didi,’ a Very Selfish Story.”Chimes:The Official Newspaper of Calvin University,Vol.119,Issue7(October 28,2024),Arts and Entertainment section.
- [2] Lisa Choi:《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Conflict among Asian American Families:An Exploration of Its Dynamics,Effects, and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Multilingual Matters(Clevedon,UK&Philadelphia,PA),1994年).
- [3] M.B.H.Rampto:“Displacing the ‘native speaker’:expertise,affiliation, and inheritance”(ELT Journal,1990年),NO.44.
- [4] Roland Robertson:《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SAGE Publications,1992年).
- [5] Ruben G.Rumbaut,Douglas S.Massey and Frank D.Bean:《Linguistic life expectancies:immigrant language retention in Southern California》(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32.2006年(3)).
- [6] 爱德华·霍尔著,河道宽译:《无声的语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7] 高育敏:《电影片名的语言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 [8] 金宏宇等著:《文本外围: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
- [9] 马可·穆勒文,赵燕译:《跨文化传播与全球在地化:世界电影、全球电影、全球在地化电影与跨国电影的概念考辨》(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3年).
- [10] 马晓宇:《全球在地化表述:新主流电影的一种可能视角》(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 [11] 热拉尔·热奈特著,史忠义译:《热奈特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 [12] 王可:《美国华人移民家庭代际冲突研究(1965-2000)》(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4年).
- [13] 约翰·甘柏兹著,徐大明等译:《会话策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 [14] 周敏:《代际关系与跨文化冲突——以美国华人移民家庭为例》(河海大学学报,2012,14(02)).